

目 录

一位伟大作家和她那永不褪色的故事.....彭懿

1	老朋友沙仙	8
2	半个护身符	21
3	过去	33
4	八千年前	43
5	村子里的战斗	55
6	去巴比伦	66
7	城壕底下最深的地牢	80
8	王后光临伦敦	95
9	亚特兰蒂斯	112
10	黑女孩儿和恺撒.....	127
11	在法老面前.....	140
12	未来.....	157
13	锡岛沉船.....	174
14	心愿.....	188

译者的话.....204

一位伟大作家 和她那永不褪色的故事

● 代序

彭 懿

在阅读《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四个孩子和护身符》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位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

她的名字叫伊迪丝·内斯比特。

这是一个辉煌的名字，在我国虽然还鲜为人知，但在西方她却如日中天。伊迪丝·内斯比特是一位儿童文学女作家，她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也就是说，距离今天有一百年了。然而，直到今天，她一百年前写的那些作品还在畅销不衰，还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的读者。她就宛如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颗长尾彗星，其光芒从十九世纪一直横亘到二十世纪的天空。

难怪在日本出版的《英美儿童文学》一书中，有评论家甚至不忌溢美谀词之嫌，这样写道：“伊迪丝·内斯比特不仅是英国儿童文学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巨星，也是二十世纪儿童文学的伟大源泉。”

这话一点不假，伊迪丝·内斯比特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幻想文学作品，如《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四个孩子和护身符》《不死鸟和飞毯》以及《魔法城塞》等，甚至成为了整个儿童文学的奠基石。

在她之前，英国还曾出现过三位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分别是写过《水孩子》的金斯莱、写过《艾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卡洛尔和写过《北风后面的国度》的麦克唐纳。但在他们三人的作品中，作为主人公的孩子们，是从现实生活中进入到了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也就是我们说的幻想世界当中。这其实依然还是童话，离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还太远，作为读者的孩子们

还感受不到自己的影子。

但伊迪丝·内斯比特不同了，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是把现实中的孩子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而是把幻想世界的人物带入了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这就大大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这让孩子们觉得，这故事是在说的他们自己、他们自己身边的故事，而不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了，从而使作品拥有了批判现实的力量。

《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一百年后的今天来读这部作品，你可能觉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是因为一百年来，有太多的人模仿伊迪丝·内斯比特的写作手法，写了太多这样的故事的缘故。可你想过没有，伊迪丝·内斯比特才是第一个以这种手法写故事的人。

所以我要说，《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是一部先驱性的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伊迪丝·内斯比特试图尝试这样一个实验：如果把本来具有惊异魔力的非现实世界的人物、东西移入到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来，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就像鱼儿如果离开水就会失去活力、最终死去一样，尽管能在非现实世界里大施魔法，一旦把他们移到了现实里，魔力便会慢慢地消失，结果酿成一场场悲喜剧。因为选择现实作为故事的舞台，原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时间之外”的“其他的国度”的人物、东西，自身就必须驯化于现实的风土里。

因为这种魔力的衰退，幻想文学本来的机能即创造在现实中绝对不可能玩味的惊异，遭到了明显的削弱。但是，作为一种代价，作品的现实性得到了增强，更具有说服力，由此也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

伊迪丝·内斯比特作为先驱者开拓的这种幻想文学的方法，成为日后英国的幻想文学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并影响至今。

让我们来看看《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中的怪物，是怎样来到现实中的吧。

故事是从一个搬家的日子开始楔入的——

新居临海，四个孩子把在婴儿车里酣睡的小弟弟抛在一

边，在一望无垠的沙滩上挖开了。突然，从沙子底下钻出来一个怪物，一双蜗牛般凸起的眼睛，身上乱蓬蓬的毛像猴子一样。它自称“沙仙”。

它的魔力引来了孩子们的欢呼，他们成了如胶似漆的好朋友。沙仙有一种魔力，就是能当场把孩子们的愿望变成现实。“把我变成一个美丽的公主”、“我要山一样多的金币”……然而可惜的是，这一魔法持续的时间极短，太阳一西沉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尽管这样，孩子们还是争先恐后地提出一个个变身的愿望。一天天，愿望的实现和消失在轮回。从“不可能”进入“可能”，故事就在这种异质的时间与日常的时间里往来穿插的形式中收尾。沙仙再也没有出现……

有人忽略了这个蜘蛛似的怪物的存在，而把它作为一篇变身愿望的故事来读。即认为通过孩子之口，说出的是人类共通或潜在的一种愿望。这种变身的渴求，也许是出自于生命体一种无意识的知觉：人生仅有一次，更换是不可能的。

但我想，《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的真正意义，恐怕还在于溅落在现实中的那个怪物本身。

这部发表于 1902 年的长篇，是对我们在童话中所熟悉的怪物形象的一次反叛。怪物原始的那种神秘性和威严感在这里都荡然无存了。首先沙仙的出场就是被逼无奈，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它是被几双孩子的手硬从沙里给掘出来的，这多少有点辛酸和狼狈。但它还打肿脸充胖子，一个孩子高声喝道：“求求你，快点出来吧。”它讪讪地爬出来：“哼，可是你们请我出来的……”除掉一点自尊心，怪物的可怕似乎全湮没在沙子里了。

这完全不再是童话中法力无边的怪物了。

它不单长得像个丑八怪，而且魔法也所剩无几，但它却走近了孩子们的世界。所以日本的儿童文学评论家安藤美纪夫对伊迪丝·内斯比特的这种尝试赞不绝口，他说：“怪物的堕落不是儿童文学的堕落。与其说是怪物被插入了孩子的日常世界，还不如说，怪物开始大举进犯孩子的日常世界，是两个世界的相互扩张。”

从此，我们不是仅仅在童话中才能读到幻想的故事了，我们就是在现实题材的作品中，也能读到幻想的故事了。

这就是《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的意义。

简单地说，正是因为有了伊迪丝·内斯比特的这部《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幻想儿童文学。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四个孩子和护身符》。

和《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一样，这部作品也有着它的特殊意义。

伊迪丝·内斯比特是一位非常勇于创新的作家，这部《四个孩子和护身符》，被后人称之为“时间幻想小说”的开先河之作。它实际上是《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的姐妹篇，它们在创作时间上相差了四年。

《四个孩子和护身符》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父亲远行，母亲住院，西里尔四兄妹被寄放在奶妈家里。一天，四个人在城里一家动物商店里发现了怪物。怪物的魔法早已丧失，但它让他们去古董店买回一块石头的护身符。

可护身符只剩下了一半。

“必须设法找到另外一半，”怪物说，“一块完整的护身符，才能逢凶化吉。这半块护身符能把你们带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二楼住着一位考古学家，他们请他辨认护身符上的字，他刚读完，那半块护身符就变成了碎块。考古学家告诉孩子们：要想找回那块完整的护身符，就一定要返回到过去。

他们念着护身符的名字，竟然真的潜入了过去，来到了八千年前的埃及……

在今天，时间旅行，已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话题了，甚至连科学幻想小说中都不常使用了。但在一百年前，这可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而且整部作品写得生动有趣，即使是在今天，我们读起来也丝毫不感到陈旧乏味。难怪大学者、《纳尔尼亚国的故事》的作者 C.S.刘易斯当年对《四个孩子和护身符》也是一片激赏，他认为这是一部老少咸宜的作品，甚至得出了儿童文学的一条基准：“仅仅是让孩子们喜欢的故事是不良的儿童文学。”

你看，你更要读读这部作品了。

读完了这两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相信你一定会记住了一个伟大的名字：

伊迪丝·内斯比特。

主要人物表

四个孩子

西里尔

安西娅

罗伯特

简

一个护身符

1 老朋友沙仙

话说有一回，四个小朋友到乡下过暑假，住在一座白房子里，这白房子赏心悦目地位于一座大沙坑和一座大白垭矿场之间。有一天，也是他们运气好，竟然在那大沙坑里找到了一个怪物。这怪物的两只眼睛长在两个长触角上，活像一对蜗牛眼睛，还能像望远镜一样缩进去伸出来。它的耳朵是蝙蝠耳朵，圆滚滚的身体像蜘蛛，上面披着浓密的柔软细毛，手脚是猴子的手脚。它告诉四个孩子——对了，这四个孩子叫西里尔、罗伯特、安西娅和简——说它是一个“桑米阿德”，这是古名，也就是沙仙。它已经很老很老很老，要说它的生日，那几乎是在万物开始出现的那个年代。它又说，它在沙里被掩埋了千千万万年，可依然保持着它的仙人法力，这种法力之一，便是能够让人希望什么得到什么。你们知道，仙人都是有这种法力的。西里尔、罗伯特、安西娅和简这四个小朋友也当真发现，他们提出的希望都一一实现了，只可惜他们提出的希望没有一次对头，变出来乱七八糟。因此到头来，他们提出的这些愚蠢希望反而害得他们陷入了如罗伯特所说的“绝境”。沙仙最后还是答应帮助他们脱险，只是有一个条件：他们要保证从此以后不再求它实现任何希望，也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因为它不想让人打扰，再给人实现任何希望了。在和它告别的时候，简彬彬有礼地说：

“我希望我们有一天会再见到你。”

沙仙听了这句友好的话十分感动，答应了这个希望。讲上面这个故事的书叫做《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它结尾说了一句最吊人胃口的话：

他们（孩子们）当然的确再看到过它（沙仙），但那不是在这本小说里，也不是在一个沙坑，而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同的地方。那是在一个……不过我不说下去了……

我当时所以不说下去，因为我还不知道孩子们到底将在什

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再遇见沙仙。我当然知道孩子们是会遇到它的，因为它是一只说话不会不算数的怪物，它说出话来一定兑现，从不食言。这和向我们预报下星期四伦敦、南海岸和英吉利海峡天气的人是多大不相同啊！^①

找到沙仙，沙仙实现了他们那些希望。他们在乡间度过了一个真真正正了不起的暑假，孩子们最希望的，就是下一个夏天再过上这么一个暑假。寒假上了《不死鸟和飞毯》^②里讲的那些奇事的当，失去了两件宝贝，这使孩子们大为扫兴，也更美美地希望到乡下去过下一个假期。他们感到，也确实有理由使他们感到，这世界充满了奇妙的事情——而他们也正是那种有幸会碰到奇妙事情的人。因此，他们一个劲儿地盼着下一个暑假，可是等到它到来，一切变了，变得非常非常可怕。爸爸得出差去中国的东北，从那里发电报回来给他写稿的乏味报纸——叫《怒吼者日报》什么的——报告战争^③消息。而妈妈，亲爱的可怜的妈妈，她到马德拉群岛^④去了，因为她害过一场重病，去那里疗养。小羊羔——就是小宝宝，他们的小弟弟——和妈妈一起去马德拉群岛。埃玛姨妈，她是他们妈妈的妹妹，忽然嫁给了雷金纳德叔叔，也就是他们爸爸的弟弟，他们两个双双去了中国，那地方太远了，你别想请求跟着到那里去度假，哪怕姨妈和叔叔再喜欢他们也不行。因此四个孩子留下来由老保姆照管，她住在伦敦的菲茨罗伊街，靠近不列颠博物馆。她对们虽然是那么好，实际上比大多数大人更加宠爱他们，四个孩子还是觉得苦恼透顶。当马车离开，带走了他们的爸爸和他的箱子、枪和裹着野战餐具的羊皮毯，这时候即使是铁石心肠都要颤抖，女孩儿们完全控制不住了，互相拥抱着哭，男孩儿们各自从客厅一个阴暗的长窗朝外看，试图装作没有一个小男子汉会那么娘娘腔，哭哭啼啼的。

我希望你们明白，他们还没有怯懦到没等他们的爸爸走掉就哭；他们知道，就算没有这件事，爸爸已经够难过的了。但是等到爸爸走掉，每个男孩儿觉得好像已经忍了不知多少时候，现在想哭就怎么也得哭了。于是他们嚎啕大哭。

茶点有虾和水田芥叶，这让他们稍微快活一点。水田芥叶围着一个大肚子盐瓶，他们还没见过这样巧妙的摆法。不过这

顿茶点还是吃得不开心。

吃过茶点以后，安西娅上楼到爸爸的房间，看到他不在那里是多么难过，想起他离开她一分钟比一分钟远，离开俄国人的炮火却一分钟比一分钟近，她又哭了一阵。这时候她又想到妈妈，生了病，孤零零一个人，也许正在这时候需要一个小女儿在她的头上洒点香水，沏点茶，她哭得更厉害了。接着她想起妈妈在临走的头一天晚上说过，安西娅是最大的女儿，要让其他孩子快活，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于是她停止了哭，而且动起脑筋来。等到她想得再也想不下去了，她洗过脸，梳好头发，到楼下其他孩子那里去，尽量装出哭是她闻所未闻的事。

她看到客厅处于一片深深的忧郁气氛中，罗伯特费足了劲也没能把它消除掉一点，为了打发时间，他正在拉简的头发——拉得不重，但够逗弄她的。

“我说，”安西娅说道，“让我们来瞎聊聊吧！”

算起来，这句话是西里尔不小心说出希望英国有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真出现了的那个可怕日子说的。安西娅这话一出口，让大家想起了上一个暑假，不由得大叹其气。

他们想到那座白房子和它美丽的乱糟糟的花园——有迟开的玫瑰、紫菀、金盏花和可爱的木犀草——想到那一大片荒地，有人曾经打算把它垦成果园，可如今呢，正如爸爸说的，成了“五英亩有些小樱桃树的大片野草地”。他们想到山谷的景致，石灰窑在阳光中看上去像阿拉丁的宫殿。他们想到他们自己的沙坑，坑边缘上那些黄草和细白梗野花，坑壁上那些小洞，它们是小崖沙燕的小前门。他们想到有一股百里香和蔷薇香味的新鲜空气，以及小路上农舍透来的炊烟味……他们朝老保姆沉闷的客厅四周看看，简说：

“唉，一切是多么的不同啊！”

的确如此。老保姆一直把房子出租给人，直到爸爸把几个孩子托她照看为止。她那些房间都照“出租”的样子布置。真奇怪，没有人把准备“出租”的房间布置得有一点跟准备自己住的样子相同。这个房间有深红色的厚呢窗帘——这种颜色连血染在上面也不会看出来——里面还有一道粗花边窗帘。地毯是黄色的紫色的，在莫名其妙的地方钉上点灰色和棕色的油布。

壁炉里有刨花和金属丝。有个上蜡的桃花心木食橱，或者是个餐具橱，上面有把锁不起来的锁。还有些硬邦邦的椅子——太多了，——编织的套子从坐垫上滑了下来，坐垫又都歪向一边。桌子上铺着一块绿色台布，那种绿色很不好看，周围是黄色的链式图案。壁炉上面有一面镜子，它让你照上去比你实际的样子更丑，也不管你本来就不怎么好看。壁炉台板上铺着带流苏的紫红色长毛绒，流苏跟长毛绒又不相配。一座可怕的时钟像一座黑大理石坟墓——也跟坟墓一样寂静无声，因为它早就忘记该怎样滴答滴答响了。有几个漆花玻璃花瓶，但里面从来不插花。有一个上了漆的铃鼓，也从来没有人玩过。还有些上了漆的架子，上面什么也没有。

镶在槭木镜框里的铜版画：
女王、天国平原、议会大厦，
还有一个扁鼻子樵夫疲惫地归家。

书一共只有两本——去年12月的《火车时刻表》和孤零零一卷普卢姆里奇的《圣经新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详注》。还有……不过我再也不忍心把这房间里凄惨的景象说下去了。的确像简说的：一切是多么的不同啊！

“让我们来瞎聊聊吧，”安西娅再说一遍。

“聊什么？”西里尔打着哈欠说。

“没有什么东西可聊的。”罗伯特愁眉苦脸地踢着桌子腿说。

“我不要聊。”简说，她的声音里一股抱怨的口气。

安西娅拼命忍耐着不生气。她成功了。

“瞧，”她说，“你们别以为我要说教或者让人讨厌什么的，我只是要像爸爸说的所谓明确处境。你们同意吗？”

“说吧。”西里尔一点儿不起劲地说。

“那好。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老待在这里，只因为老保姆由于顶楼上住着那位可怜的学者先生而不能离开家。而爸爸又没有别的人可以拜托来照顾我们——你们知道，这要花许多钱。妈妈又到马德拉群岛疗养去了。”

简愁眉苦脸地吸鼻子。

“对，我知道大家不好受，”安西娅赶紧说下去，“可我们别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糟。我是说，我们虽然不能去花费很多钱的地方，可我们不妨想想办法。我知道伦敦有许多东西不用花钱也可以看，我想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大了，又没有小羊羔拖累我们……”

简鼻子吸得更厉害了。

“我是说，没有人能为了他这位小宝贝而说‘不行’。我想我们必须让老保姆看到我们都很大了，可以让我们自己出去，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出去。我建议我们去看看各种东西，首先求老保姆给我们点面包屑，我们先上圣詹姆斯公园去。我知道那里有野鸭，我们可以喂它们。只要我们让老保姆放我们自己出去就行。”

“自由万岁！”罗伯特说，“不过她不肯的。”

“她会肯的，”简出人意料地说，“今天早晨我就想到这件事，求过爸爸，他说好的，而且他告诉了老保姆，说我们可以出去，只是他说，我们必须每次说出我们要去哪里，如果去的地方合适，她会让我们去的。”

“为足智多谋的简三呼万岁！”西里尔叫道，这会儿他终于从他打哈欠的绝望情绪中振作了起来，“我说，让我们这就走吧。”

于是他们去了，老保姆只求他们过马路要小心，有问题请教警察。可他们过惯了马路，因为他们原先住在坎登镇，知道那条肯蒂斯镇马路，那儿日夜二十四小时电车像发疯似的来来去去，好像不把你轧倒才怪。

他们答应天黑前回家，但这是7月，因此天黑实际上很晚，要过了上床时间很久。

他们动身去圣詹姆斯公园，口袋全装满了喂野鸭的面包屑和吐司屑。我再说一遍，他们是动身去了，但他们根本没有到达那儿。

在菲茨罗伊街和圣詹姆斯公园之间有许多条街，如果你走的是地方，一路上会经过许多你忍不住会停下来看看的商店。孩子们就停了好几回看商店，它们的橱窗里陈列着金花边、珠

子、画、首饰、衣服、帽子、牡蛎、龙虾，等等等等，可是最让他们舍不得离开的，是菲茨罗伊街300号那家最好的冷饮店。

过了不久，由于罗伯特极其幸运地拐了个弯（罗伯特被大家公推为“队长”，因为女孩们认为这对他有好处——他本人也这么想——而西里尔当然不好反对，否则就让人认为他妒忌了），他们走进了错综交叉的有趣小街，那里有些最好玩的店——卖活的鸟兽的。有一家店在橱窗里摆满了笼子，里面是各种各样美丽的鸟。孩子们看到它们都兴高采烈，直到他们想起，他们曾经有一次希望长出翅膀，也真的长出了翅膀——于是他们觉得，有了翅膀而被关在笼子里不让飞是何等的难受。

“做一只鸟给关在笼子里一定苦死了，”西里尔说，“走吧。”

他们继续走，西里尔起劲地在想办法，要到加拿大的克朗代克去淘金，发了财好把全世界关在笼子里的鸟都买回来放走。接着他们来到一家卖猫的店，猫都给关在笼子里，孩子们忍不住希望有人把所有的猫都买了，把它们放在壁炉前的地毯上，那儿才是猫待的地方。还有卖狗的店，看着也不是滋味，因为所有的狗不是用铁链拴住就是关在笼子里，所有的狗，大的小的，全都用难过和渴求的眼睛盯住四个孩子看，摇着尾巴，像是哀求说：“买下我吧！买下我吧！买下我吧！让我和你们一起散步。噢，一定把我买下吧，把我可怜的弟兄也买下吧！买吧！买吧！买吧！”它们全都在说。“买吧！买吧！买吧！”它们呜呜叫着，耳朵里听得清清楚楚。只有一条大爱尔兰猎狗除外，当简拍拍它的时候，它咆哮起来。

“咕噜噜噜噜噜，”它用眼角看着他们，好像在说，“你们不会买我的。没有人会买……永远不会买……我将被铁链拴到死……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我也不知道这几个孩子竟会明白这个意思，不过他们有一次待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堡里，因此他们懂得，想出去而给关着出不去有多么可恨。

当然，他们一只狗也没法买。他们也的确问了一只最最最小的狗的价钱，却要六十五英镑——但那是因为它是一只日本小黄狗，跟女王画像上那只狗一样，不过那时候女王还只是威

尔士公主。孩子们却想，连最小的狗都要那个价钱，最大的狗就要几千英镑了——于是他们只好走了。

他们再也不在猫店、狗店、鸟店前面逗留了，当他们路过最后一家店，那儿卖的动物似乎对自己在什么地方完全无所谓，例如金鱼、小白鼠、海葵和其他鱼类、蜥蜴、癞蛤蟆、刺猬、乌龟、驯服了的兔子、豚鼠，等等。孩子们在那里逗留了好大一会儿，把面包屑撒进笼子喂豚鼠，同时考虑，在菲茨罗伊街那房子的底层是不是有可能养一只土黄色的垂耳兔。

“我认为老保姆不太会在乎，”简说，“兔子有时候最驯服。我想它会认识她的声音，到处跟着她。”

“她一天会绊倒二十次的，”西里尔说，“要是换条蛇……”

“这里没蛇，”罗伯特急忙说，“再说我跟蛇总合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毛毛虫也同样不好，”安西娅说，“还有鳗鱼和鼻涕虫……我想是因为我们不喜欢没有腿的东西。”

“爸爸说蛇有腿，就是隐藏在里面看不见。”罗伯特说。

“对……他还说我们有尾巴，就是隐藏在里面看不见……但实际上都没那么回事，”安西娅说，“我讨厌没有腿的东西。”

“腿太多更糟糕，”简说着打了个冷战，“想想蜈蚣吧。”



在菲茨罗伊街那房子的底
层是不是有可能养一只土黄色
的垂耳兔。

他们站在人行道上挺妨碍过路人的，可他们就这样谈着说着消磨时间。西里尔正把他的一个手肘靠在一个笼子顶上，当他们把整排笼子一个一个看过去的时候，这个笼子本来像是空的，这会儿他看到一只在察看时蜷成一个小球的刺猬，想再看看，忽然就在他的手肘底下有一个很柔和的细小声音说起话来，声音很轻，但是很清楚，绝不会听错——不是需要翻译的吱吱叫或者呜呜叫，而是正正式式的日常英语：

“把我买了吧……买吧……请把我买了吧！”

西里尔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吓了一跳，从那笼子跳开足足一码^⑤远。

“回来……噢，回来！”那声音说，响得多，但还是很柔和，“蹲下来假装解你的鞋带……我看到它又跟早先一样散开了。”

西里尔机械地照办。他一条腿跪在很热的有灰尘的人行道上，往黑暗的笼子里看，发现与他面对面的——沙仙！

它看上去比最后一次见到时瘦多了。它浑身是灰尘，很脏，它的毛不干净，乱蓬蓬的。它缩成可怜巴巴的一团，两只蜗牛长眼睛缩了进去，简直完全看不见。

“听着，”沙仙说话的声音听上去好像这就要哭出来，“我认为，开这个店的家伙卖我不会要很大的价钱。我曾经好多次咬过他，并且尽量装得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我从来没有用我非常非常美丽的眼睛看过他一眼。告诉别的孩子我在这里……不过叫他们在和我你说话的时候去看那些低级普通动物。不能让里面那家伙认为你们对我十分关注，否则他要给我开一个很高很高、你们出不起的价钱。我记得在去年那亲爱的旧日子里，你们从来没有过多少钱。噢……我从来没有想到会那么高兴能见到你们……从来没有。”它吸吸鼻子，特地射出它的蜗牛长眼睛，好离开它的毛皮，流下一滴泪水。“告诉别的孩子我在这里，然后我来准确告诉你怎么买我。”西里尔把他的鞋带紧紧地打了个结，站起来用坚定的口气招呼其他孩子。

“听我说，”他说道，“我不是开玩笑……我隆重地恳求你们，”在他们家里，这样说恳求是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千万不要去看那个笼子……去看那只小白鼠吧。不管我对你们说

什么，你们现在怎么也不要去看那笼子。”

他站在这笼子前面挡住，以防出错。

“现在你们准备好听一个了不起的惊喜消息。在那笼子里有我们一个老朋友……不要看！……对，是沙仙，那好心的老沙仙！它要我们把它买下来。它叫你们不要去看它。看着那只小白鼠吧，同时数数你们有多少钱！请你们保证不要去看！”

其他孩子认真地听话。他们盯住那只小白鼠看，看得那小白鼠手足无措，于是走到笼子一角用后腿坐起来，用前爪捂住眼睛，装作它在洗脸。

西里尔又蹲下身子，忙于对付另一根鞋带，竖起耳朵听沙仙的下一步指示。

“你进去，”沙仙说，“先问许多其他东西的价钱。然后说：‘那只断了尾巴的猴子你要多少钱——倒数第三个笼子里那只老癞皮猴。’噢……别管我的感觉……就说我是癞皮猴好了……我已经花了很大工夫装成一只癞皮猴！我认为他卖我不会要大价钱的……我前天到这里来以后，已经咬过他十一次。如果他要的价钱高于你们能付的，你就说你希望有这钱。”

“可你不能实现我们的希望啊。我已经答应过永远不再向你提出希望了。”困惑不解的西里尔说。

“别犯傻了，”沙仙用发抖但是宠爱的口气说，“不过先算出你们一共到底有多少钱，并且完全照我告诉你的话去做。”

西里尔用一个指头指住小白鼠，笔直指，其实毫无意思，只是装作好像在说这只小白鼠怎么可爱，同时向其他孩子解释，这时沙仙缩起了身体，缩得紧紧的，尽力装出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接着四个孩子一行地走进商店。

“那小白鼠你卖多少钱啊？”西里尔问。

回答是：“八个便士。”

“那豚鼠呢？”

“十八个便士到一先令，看什么品种而定。”

“那些蜥蜴呢？”

“九个便士一条。”

“癞蛤蟆怎么样？”